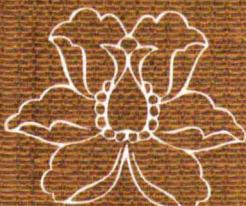


法舫大師文集

法舫大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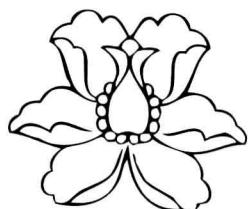
第二卷 唯識論談



法師之集

法船大師著

第二卷 唯識論談





法舫大師文集 / 法舫大師著. -- 初版.--

高雄市 : 佛光, 2013.01

冊 ; 公分. -- (佛光文選叢書 ; 5415-5420)

ISBN 978-957-457-359-2(全套 : 精裝)

1. 佛經

221

102002069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 請勿翻印. 歡迎流傳
有著作權, 請勿翻印. 歡迎流傳
定價
初登記
印證
法律顧問
版權
印者
登記
印證
法律顧問
版權
印者

二〇一三年元月
 全套 一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字第86二號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02) 2533748
 新北市二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七號 (02) 2584953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03) 3303331-109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07) 21728649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07) 55635931-106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封面題字
整體設計
責任編輯
作者
出版社
發行者
人
地址
電話
地址
地圖
電
網
劃撥戶名
通處
流處

慈惠法師 (張優理)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07) 65561911-1168
<http://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07) 65561921-16101
 滴水書坊

傳真
電子郵件
劃撥帳號

(07) 65561546
facebook.fgs.org.tw
 18889448

論

著



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原序

去年夏天，我從印度經南洋回到闔別了八年的祖國，本想在國內隨緣做些佛教文化事業，可是到了十月間，內戰由東北華北而漫延到長江流域。我因為不大習慣過戰亂的生活，又不會應變，所以在本年二月間，就離開武昌佛學院和我心愛的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去到長沙。本來還想在四、五月間再回到武昌。那曉得時勢不允許，於是我就打算決定過一過行雲流水的生活。在長沙先是住在龍王宮華嚴精舍，後來我又移住在湖南船山學社，朝夕與社長周逸（木崖）、社友向愷然，劉約真、譚雲山、王仲厚、柳敏泉、朱長松諸先生，悟性、大定、自智諸法師，論道講學，那時的情景，是其樂融融，其喜洋洋，不知人間尚有火藥味！

時間如石火電光般地過去了！四月杪我便到了羊城，在六榕寺掛搭十餘日。曾游光孝、海幢、大佛諸寺古跡，昔時道場莊嚴，今日公園馬廄，殊可悲歎！一日想去朝禮虛大師駐錫過的白雲寺，行到郊外，聞道已是古寺無蹤跡，白雲渺然去！掃興而歸。

五月初抵香港，學友巫紀文君相迎，住寶蓮下院，為眾結緣，說《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皈依三寶品》。其後，數月遍遊香港所屬名山教區，私心所愛者為大嶼山。

六月間大埔墟慈祥、果圓二法師請講《唯識三十論》。七月，東蓮覺苑王學仁、林楞真二居士亦請講此論。前後由黃本真與儀模筆記，聽眾多以印行筆記為請，遂再為修正而成斯冊。

近十年來，我很少閱讀中國文的佛書，尤其是大乘佛學的經論。這次講演本論的目的，原為啟示初學，一結法緣，並沒有想作學術的講解，所以講時也沒有去多翻參考書，只憑記憶，稱興而談，故在正題之外，大談中國和印度過去的佛法大勢，以及現代思潮和佛學的關係。這樣講法也可以說是新玄談——好像那古今大法師講經，高登法座，先來一回談玄說妙一樣。起初恐聽講者不感興趣，因為我自己聽經是最不喜歡聽談玄說妙的。不過，這兩次講演，因為有點歷史性和學術比較研究性，所以聽眾還不感到疲厭。

在講解的時候，為了初學者易於了解起見，故對專門術語，在不違反原意之下，多用現代術語說明。第二編中，第一章緒論，第三章第四節的能變識的次第，和第四、五、六三章的敘言，是我加寫的。其餘的部分是就原筆記稍為改定而已。

凡是一種學說思想都有其歷史的背景和發展，佛學亦如是，佛學的唯識學派也是如此。又，我們想要知道一種學說對人類思想生活有什麼影響，或者說一種學說對人生有

無價值，就必須從歷史去研究，因為歷史是反映人類生活思想的。我們看一種學說在過去歷史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就可以知道這學說有多大的價值。唯識學派，從三世紀至七世紀的五百年內，在印度學術思想界裡，是很有勢力的，它給印度哲學史上劃了一個新的時代，換言之，世親建立了新的思想；真諦、玄奘、窺基，將這學派傳來中國，在六、七二世紀中的中國佛學史上也發生過極大的影響，這些是毫無可懷疑的史實。

言唯識學或曰瑜伽唯識學派，應包括說一切有部的思想，因為唯識學是從有部學說中產生出來的學說，彌勒、無著的思想也是基於有部思想的。探求唯識學中重要思想，如阿賴耶識和末那識、圓成實性、法性身土、自性涅槃、業果流轉等思想，又應該探究印度六派哲學中共同的業與解脫的學說，以及吠檀多派哲學中的梵我思想，然後才可以知道唯識思想的源源本本。

唯識哲學是「有」的哲學，因為唯識學主張一切法通過「識」的關係，皆是存在的。真理是圓成實有，事相是如幻假有。唯識哲學又是「變」的哲學，因為主張一切有為諸法——宇宙萬有，皆識所變。變是轉變義、活動義、非常義，但要知道不動就不會「轉」，也不會「變」，故變必要動。又一切有為諸法，在唯識學上也名為「行」，行就是變的意思，謂五蘊有為諸法，剎那生滅，變動不停。由此義故，說有為非常，非常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故我無。由悟入無我，證得二空真如，獲得二轉依果。

瑜伽唯識學上說無分別智所行境界——「勝義離言自性，假說自性，平等平等，所謂如是境為最第一，真如無上所知邊際。齊此一切正法思擇，皆悉退還，不能越度」。此中所說的離言境界，就是中觀學派所說的無所得正觀、性空真如，天台的般若實相，賢首的事事無礙法界，禪宗的見自本性。由此，應該了解佛法上各宗各派所說的所證的，那種絕對性的真理境界是相同的，沒有你高我低的，不同的只是說明的方法而已。在說明理性與殊事上，唯識學派是條理井然；中觀與禪是直接簡明。除了這絕對性的真理之外，還有相對的殊事。唯識是特別偏重說明相對性諸法的存在，中觀與禪是特別偏重說明絕對性的性空真如。至於修證上所用的方法，除了因個性的關係，或有不同，其所證悟的境界又是相同的。因此，佛法中不論說理說行，都是殊途同歸的。

本書得香港王學仁、林楞真、慈祥、果圓諸道友之助，才能迅速出版；又承老友大醒法師題封面；付印後由儀模負責校對，演培、續明二法師從旁佐助，私心甚感，統此志謝。

佛曆二四九三年（公元一九五〇年）一月敘於香江荃灣鹿野苑之明常樓

法舫大師文集 第二卷 唯識論論談

目錄

論
著

唯識史觀及其哲學／002

原序／002

第一編

第一章 今日研究佛學之現狀／001

第二章 從現代思潮看唯識學／008

第三章 從中國佛學史看唯識學／022

第四章 從印度佛教史看唯識學／057

第五章 唯識學之歷史概觀／070

第二編

第一章 緒論／087

第二章 論題之建立／104

論

第三章	唯識大意／	115
第四章	了境能變識——知識論／	133
第五章	思量能變識——人生論／	172
第六章	阿賴耶識——本體論／	185
第七章	理性的唯識論／	219
第八章	實證的唯識論／	250
文／		
唯識學與科學／	278	
唐代唯識學派與阿賴耶識略論／	309	
唯識二十論講要／	321	
阿賴耶緣起與如來藏緣起之研究／	328	
哲學的可能性與唯識學的功能力／	377	

第一編

第一章 今日研究佛學之現狀

佛學在公元前五百年時產生於印度，到公元前一世紀末^①約在秦漢間，才開始陸續傳入中國，迄今已有二千年的悠久歷史。在這期間，時有興衰。總因中國民族文化的寬厚，能容納外來文化，所以佛教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並且在中國文學史上綻放著燦爛的光明，這種光明一直繼續到今天。今講《唯識三十論》，對唯論以外的各宗，學者亦應知道一個大概的情況。因此先將今日中國的佛教情況略為一說。從研究佛學方面說：要以近四十年來研究情形為基點（寺院僧眾制度與生活方式，此處不去敘述）。對於研究教理方面，在各宗派中，可說有些興盛的氣象。這些情形又都是與中國整個社會轉變、文化思想，有連帶關係的。在清末民初時，民族革命論士，如章太炎；變法運動者，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對於佛教都有深刻的研究和提倡。同時留學日本的

① 見印度 or Pagchi (師覺月) 的《中印文化二千年》。

學生和亡命在日本的志士們，亦都作佛學之研究，這對於新近中國佛學的發展，不能說不是一個主因。因為當時的社會在變，在革命，佛教界裡也含蓄著應變和革命生機。因此，就有了近四十年來佛學新運動。中國佛學在過去興盛時期，有十幾家宗派的建立，而現在流行的是大乘八宗；但依中國佛教歷史研究，不外十宗，這裡我要依十宗來說明今日研究佛學的現狀：

一、俱舍宗：唐朝以後可以說就沒有人研究了。在民國九年至十年間，有一位希聲居士，開始研究《阿毗達磨俱舍論光記》，作《觀俱舍論記》，刊在《海潮音月刊》，此後《海潮音》常載張化聲等研究《俱舍論》的文章。民國十一年武昌佛學院的學科中訂有俱舍一科，並由史一如教授翻譯日人所著之《俱舍論頌釋》作為講義，學者頗感興趣。後來，繼史一如講《俱舍》的為張化聲居士，對研究生，嘗提《俱舍》中之要義，作學術講演。千年絕學，自此走上復興之路。當時佛學院的學僧，皆喜攻《成唯識論》等科，研究《俱舍》者少。專心治此學者，法舫等二、三人，法舫力攻《光記》，兼讀《寶疏》，頗有心得。此時南京內學院校勘《光記》，歐陽漸作敘，大有功於治斯學者。法舫於民國十八年在武昌講俱舍頌一遍；十九、二十年間在北平世界佛學苑教理院（柏林寺）與女子佛學院講一遍，且有頌釋之編輯，其稿失於抗戰；二十七年在重慶漢藏教理院以兩年之時間講《俱舍論》，頗有發揮，編有《俱舍論科判》四卷。此後各地佛學

院漸有講俱舍頌者，並有作論文者，於是研究這一宗的人就漸漸地多起來了。

二、成實宗：民國以來，研究此論的人，可以說沒有。唯虛大師曾作《成實論綱要》，刊《海潮音》，此外迄今未見有人研讀。甚覺可惜！

三、禪宗：此宗在清世末季尚有生氣，如鎮江金山有大定上座等，揚州高旻寺有月朗等，天童有寄禪八指頭陀、淨心和尚，天寧之治開禪師，揚州之文希（西髡）和尚，學行俱深，皆一時禪宗名匠。民國十年前漢陽歸源寺有修首座與昌洪和尚，於宗門一事，頗有機悟，為江夏的名德。北伐以來，此宗極衰，寂寂無聞。今日主持南華與雲門的虛雲禪師，是今日禪宗的碩果僅存，嘗聞禪師自修深邃，說者與禪師不培養後學大振宗風為病。此外負禪宗盛名，目為全國模範禪林之高旻寺住持來果上座，自己功夫亦深，但北伐之後，抗戰以前，亦忙於募化木石，自無暇於「向上一著」了。由此看來，宗風之衰，大有一蹶不振的趨勢。

四、淨土宗：淨土在現在算是最興盛的一個宗派了。因為學理簡單，修習甚易，故各地佛教徒眾，十、九都為修淨土的人。民國十年以前，全國專弘此宗者是北京的紅螺山。北伐以後，印光法師力弘淨土兼重儒禮。民國二十年後，他才有了蘇州的靈巖山，

②太虛大師這時受新學的影響，倡佛教革命論，主張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

這是印光法師所倡導的新的淨土道場。印師雖有《文鈔》行世，皆勸人做人念佛，重在實行，對於淨土之學理發揮，未及明清之高賢❸。印師以度人心切，所以一味勸人念佛，不教人學教理，這是很可惜的事！以印師之學德，倘提倡研究淨土教學，其助於佛教的發展，當更有宏效。又印師專倡西方淨土，太虛大師倡兜率淨土與人間淨土❹，多有發揚。

五、天台宗：在清末民初，頗為興盛。如寧波觀宗講寺之諦闇法師，提倡最力，並設學社，作育後學。湖南南嶽山有默庵法師、空也法師，北平法源寺道階法師，都是天台法將。今日諦闇門人，則有天台山靜權法師與廣東顯慈、海仁諸師，及上海法藏寺興慈法師，金山仁山法師，華北倓虛法師等，也都專弘天台教觀。武昌佛學院芝峰、談玄對於天台學說，研究甚深，均有著述行世。

六、賢首宗：民初有月霞法師，在上海曾設華嚴大學，弘揚賢首教義，其門人一時遍天下。特出者為持松、常惺、慈舟及焦山智光等為研究此宗最有心得之學者，各人並有著述行世。諸人中又以持松、常惺二人，為最有成就。

七、三論宗：唐宋迄今，幾無人研究。民初劉玉子居士作《三論宗略說》，湖南張化聲居士傾心斯學，曾在武昌佛學院講三論，頗多精論。近年印順法師力治龍樹中觀之學，作《中觀今論》，對於此宗作有價值有系統之研究，且有英俊後學，從他探討；同

時，法尊法師譯出西藏所傳的中觀派各書，如《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義不了義》都偏說中觀見者。又譯月稱之《入中論》，並於成都、重慶等地講之，大有助於斯學之復興，所以三論宗才有重興的曙光，和光輝的境界。

八、律宗：有清一代，問津者少，全國僧眾，都是茫然授受戒法，徒具形色。民國十年以後，弘一律師與河南淨嚴律師，於律學研究極精，且力行之。弘師未出家前為有名文學家、音樂家及美術戲劇家，故出家後頗能接引一般文人志士之歸向佛法。此外尚有慈舟法師，也力倡戒律。可是全國最有名的南京寶華山律寺，每年春秋兩季開傳大戒，只是念誦科文而已，對律學，無人問津，殊覺可惜了！

九、密宗：唐宋以後，世稱絕學，現在則很盛行。民國九年，《海潮音》刊密宗專號。後有大勇、持松、顯蔭等赴日留學，歸國提倡此宗，學者之盛，風靡一時。廣東復有曼殊揭諦和王弘願居士，亦弘傳東密，譯著頗多，這是東密的復興。在民國二十年前，可說是風行一時的宗派，民國十四、五年後西藏密宗漸漸東傳，大勇、法尊等赴藏學法，法尊譯西藏密宗《道次第》等書；又有班禪等各大喇嘛，以政治地位，大力弘揚。所以從藏密盛行之後，東密寂然無聞，這也可以說是西藏喇嘛戰勝了日本闍黎。

① 明朝之蓮池、蕩益、袁中郎，清之截流、省庵、彭際清。

② 參看大師之《慈宗三要敘》，《建設人間淨土論》，《佛法之淨化主義》等書。

十、唯識宗：民國以來最初提倡唯識宗的是楊文會（仁山）居士。他是近年復興中國佛學有力人物。他與日本名學者南條文雄為好友，楊先生受南條的影響很大。唯識宗的唐人注疏多流傳於日本，他從日本取回古典，校印流通，功德無量。其後有梅光曦、歐陽竟無、劉珠源、張克誠、韓清淨、唐大圓、呂澂、景昌極、王恩洋、邱希運、持松、常惺、會覺、法舫、法尊、芝峰、印順、默禪、談玄等，都是精研唯識學的人。這些人中，有的是述古的，有的是考據的，有的是發揚新論的，有的是探究歷史的，都各有所長，各有著述行世。在佛學的研究方面，這一宗算是最盛行了。

十一、太虛大師與今日佛學：此外太虛大師是四十年來復興中國佛教的領袖，他平等提倡八大宗學，對整個佛學有其特見。他不是特別提倡一宗一派的人，對八宗都隨緣弘揚，齊為發揮。他對每一宗的學說，都有著述講說，而他對於整個佛學整理融貫，如三乘共法、五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之分，印度佛教之三時三系及三宗之融判，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思想，所以沒有把他放在某一宗派之下。

總觀十宗在今日，禪、律、成實三宗是極衰微，原因是研究的人很少了。俱舍、三論、台、賢四宗是半衰微的，研究台、賢的雖多，但方法是陳舊的。淨土、密、唯識三宗，可說是最興盛的宗派了。

十二、研究的新趨勢：這裡所謂新趨勢者，就是指今日研究藏文、巴利文與英、日

文的趨勢。藏文佛學之研究先有呂澂、湯住心。民國十三年太虛大師命其弟子大勇，在北京設佛教藏文學校，十四年組赴藏學法團之後，佛學界對西藏文之研究甚有興趣。十年後法尊、嚴定、湯住心、呂澂等譯藏文經論數十種，漢藏佛學之研究始行溝通。此外墨禪、談玄、芝峰、呂澂等對日文佛學之研究，芝峰且主持翻譯日譯之《南傳大藏經》（即日譯之巴利文三藏）。梵文、巴利文、英文佛學之研究，有法舫、巴宙（法周）、白慧等。法舫、巴宙且從事巴利文佛學之翻譯。從這方面看，中國佛學界之努力，已趨向於世界佛學之研究。